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困學紀聞卷九 十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靄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三百二十　子部

困學紀聞卷九

宋　王應麟　撰

天道

五歷紀天去地九萬里淮南子以為五億萬里春秋元命包陽極於九周天八十一萬里洛書甄曜度一度千九百三十二里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孝經援神契周天七衡六間相去萬九千里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

中衡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里闗令内傳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西酉亦九千萬里四隅空相去九千萬里天去地四十千萬里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為脈論衡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天去地六萬餘里靈憲自地至天一億萬六千二百五十里垂天之晷薄地之儀皆千里而差一寸周髀天離地八萬里冬至之日雖在外衡常

出極下地上二萬里周禮疏案考靈耀從上臨下八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河圖括地象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户天門無上地户無下極廣長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廣雅天度云天圜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宿度云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

宿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間相距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月令正義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二十八宿周迴直徑之數也然二十

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是地去天之數也安定胡先生云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此天形也一晝一夜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謂之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行九

十餘萬里致堂胡氏謂天雖對地而名未易以智識窺非地有方所可議之比也

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尸子云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爾雅注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

楊倞注荀子云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其說本於張湛列子注謂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

黄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又曰地在太虚之中大氣舉之道書謂風澤洞虚金剛乗天佛書謂地輪依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虚空虚空無所依風澤洞虚者風為風輪所謂大氣舉之也澤為水輪所謂浮天載地也金剛乗天者道家謂之剛風岐伯謂之大氣蔦稚川云自地而上四千里之外其氣剛勁者是也張湛解列子湯問曰太虚無窮天地有限朱文公曰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

行乎地之中則風輪依虛空可見矣

三禮義宗天有四和崑崙之四方其氣和暖謂之和天道左轉一日一夜轉過一度日月左行於天而轉一日一夜帀於四和愚按周髀云天地四極四和注謂四和者謂之極子午卯酉得東西南北之中義宗之說本此

白虎通曰日月徑千里徐整長歷曰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小星三十晉魯勝正天論謂以冬至之後立晷

測影準度日月星案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未詳其說

月令正義引前漢律歷志二十八宿之度不載四分度之一愚謂天度列為二十八宿唯斗有餘分續漢志斗二十六四分退二晉志斗二十六分四百五十五皆有餘分唐一行謂太初歷今赤道星度其遺法也續漢志黄道度與前志不同賈逵論云五紀論日月循黄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

度七令史官一以赤道為度不與日月行同而沈存中謂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為法唯黄道度有不全度者盖黄道有斜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等蔡伯静亦謂歴家欲求日月交會故以赤道為起算之法月令正義引赤道度其以是歟淮南子天文訓筭十一四分一與漢晋志不同

日右轉星左轉約八十年差一度漢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

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見李肇國史補裴冑問董生云貞觀三年己丑冬至日在斗十二度每六十年餘差一度此李淳風之說也漢太初元年丁丑冬至日在斗二十度至慶歷甲申崇天歷冬至日在斗五度八十四分每八十五年退一度每年不及者一分差見武經總要歲差之說不同賈逵云古歷冬至日在建星即今斗星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初何承天云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初四分

景初歷在斗二十一祖沖之云漢初用秦歷冬至日在牛六度太初歷日在牛初四分法日在斗二十二晉姜岌以月蝕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沈存中云顓帝歷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堯典日短星昴今日短星東壁

信都芳曰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為法劉智謂黄帝為蓋天顓頊造渾儀春秋文曜鉤謂

帝堯時羲和立渾儀而本朝韓顯符渾儀法要序以為伏羲立渾儀未詳所出

後漢天文志黄帝始受河圖鬬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黄帝始鬬苞似是人名氏當考

刻之長短由日出之蚤晩景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此語蓋出於方氏禮記解

觀象賦後魏張淵撰見後魏書初學記云宋張鏡非也

大象賦唐志謂黄冠子李播撰李台集解播淳風之父

也今本題楊炯撰畢懷亮注館閣書目題張衡撰李淳風注薛士龍書其後曰專本巫咸星贊旁覽不及隋書時君能致諸蘭臺坐卧渾儀之下其所論著何止此耶愚觀賦之末曰有少微之養寂無進賢之見譽恥附耳以求達方卷舌以幽居則為李播撰無疑矣播仕隋高祖時棄官為道士時未有隋志非旁覽不及也張衡著靈憲楊炯作渾天賦後人因以此賦附之非也

步天歌唐志謂王希明丹元子今本司天右拾遺内供奉王希明撰喬令來注二十八舍歌三垣頌五行吟總為一卷鄭漁仲曰隋有丹元子隱者之流也不知名氏作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見象王希明纂漢晉志釋之然則王希明丹元子蓋二人也

沈約宋志五星聚者有三周將伐殷聚房齊桓將霸聚箕漢高入秦聚東井周漢以王齊以霸襄陵許氏謂恒星不見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沙鹿崩晉文之祥

也桓將興而天文廢文欲作而地理决王道之革也

後漢永建初李郃上書曰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齕畢大星占有兵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為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殺君如史所言天文志注李氏家書按太史公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趙尹皐又謂皐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尹史即皐也其占驗僅見於此趙世家不載

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太史公謂殷商巫咸攷之書伊

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又曰在太戊巫咸乂王家

孔安國云巫氏也馬融謂殷之巫也鄭康成謂巫官

孔穎達云咸賢父子並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言巫

氏是也後漢天文志乃云湯則巫咸當以書為正史記

正義巫咸吳人今蘇州常熟縣西海隅山上有巫咸巫賢冢併識之以廣異聞郭璞巫咸山賦序巫咸以鴻術為帝堯之醫此又一巫咸也

莊子言傅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古賦有云傅

說奉中闈之祠注云傅說一星在尾北後河中葢後

宮女巫也說為商良相豈為後宮女巫祈子而禱祠哉此天官之難明者也

春秋緐露云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君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故為天者務剛其氣為君者務堅其政丁鴻曰食封事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其言出於此

元祐末日食不盡如鉤元符末日食正陽之朔此皆有陰慝見于祲象志壹之動氣也

元祐七年三月望月食既王巖叟言漢歷志月食之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復既按元豐八年八月望食之既今未及二十三食而復既則是不當既而既也愚謂月食之既猶儆戒如此況日食乎

素問太始天元册文有九星之言王冰注云上古世質人淳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藏曜故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天芮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葢從標而為始遁甲式若璩按冰當作砅砅古厲字

法令猶用焉楚辭劉向九歎云訊九魁音祈與六神注九魁謂北斗九星也補注謂北斗七星輔一星在第六星旁又招搖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經疏云不止於七而全於九加輔弼二星故也與素問注不同曲禮招搖在上注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義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搖光則招搖也淮南時則訓注招搖斗建也楚辭補注以招搖在七

星之外恐誤徐整長歴曰北斗七星間相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　若璩按王砅見杜詩即我之曽祖姑爾之高祖母一首也砅肅宗寳應時人自號啓𤣥子嘗註素問八十一篇者精於醫唐人物志云王砅仕至太僕令年八十餘以壽終近杜註都遺此　又素問太始天元册文有九星之言元板作醫書素問之中亦嘗有九星之言又從標而為始下元板缺遁甲式法今猶用焉八字多所謂九星者此也七字

王介甫云雲陰中之陽風陽中之陰朱文公云緯星陰中之陽經星陽中之陰按素問天元紀大論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

顔之推歸心篇孔毅父星説皆倣屈子天問之意然天問不若莊子天運之簡妙巫咸祒之言不對之對過柳子天對矣傅玄擬天問見太平御覽

古詩黄姑織女時相見之句此所云黄姑即河鼓也吳音訛而然

黄帝風經曰調長祥和天之善風也折揚奔厲天之怒風也見御覽周官小祝寧風旱漢代田之法能風與旱此吕黎所以訟風伯也

太平御覽以五色雲列於咎徵宋景平元年有雲五色如錦而徐羨之廢帝韓魏公五色雲見之事不見於國史疑家傳之增飾也按元板空此條

龍城録月落參横之語容齋隨筆辨其誤然古樂府善哉行云月沒參横北斗闌干親交在門忘寢與餐龍城録語本此而未嘗考參星見之時也

天經紹興三十年若璩按高宗在位三十四年庚辰王及甫按及甫同州進士

上朱文公謂類集古今言天者極為該備

星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中於未堯典舉四時之正以午為中月令舉十二時之中以未為中以火星論之以午為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以未為中故月令言季夏昏火中至申為流故詩曰七月流火以辰為見以戌為伏故傳曰火見於辰火伏而蟄者畢諸星亦然詩定之方中亦以十月中於未也朱子曰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

後魏天象志曰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志薄蝕彗孛之比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為二志故陸機

云學者所疑

凡星皆出辰沒戌故五星為五辰十二舍亦為十二辰

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舉之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月令正義）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詩正義）

唐天文志咸通中熒惑鎮太白辰星聚於畢昴在趙魏之分詔鎮州王景崇被袞冕軍府稱臣以厭之哀世之政其怪如此是謂人妖何以弭變（按元板空此條）

月令凡三儺一以季春一以仲秋鄭康成謂陰氣右行季春之中日行歷昴陽氣左行仲秋之月宿直昴畢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於是索室毆疫以逐之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然則民之疾係乎日星之行度古者聖君範圍於上賢相燮理於下是為天地之良醫皇建有極五福錫民莫不壽考且寧儺所以存愛民之意而已

唐天文志測景在浚儀岳臺按宋次道東京記宣德門前天街西第一岳臺坊今祥符縣西九里有岳臺圖經云昔魏主遥事霍山神築此臺禱於其上因以為名

歴數

太初歴以前歴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孟康注此為甲寅之歲大事記解題按通鑑目録皇極經世太初元年歲

次丁丑當考愚按大衍歷議云洪範傳曰歷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巳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秦顓頊歷元起乙卯漢太初歷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其說可以補解題之遺

大衍歷議曰考靈曜命歷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歷庚申元後百十四歲緯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遺

術也按漢志魯釐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歷以為壬子隋志春秋緯命歷序云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然則緯與殷歷同故劉洪曰甲寅歷於孔子時效即命歷序所謂孔子修春秋用殷歷也晉志姜岌曰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春秋分記曰周正皆建子也今推之歷法積之氣候驗之日食則春秋隱桓之正皆建丑莊閔僖文宣之正建子及丑者相半至成襄昭定哀之正而後建子閒亦有建亥者

非一代正朔自異尚也歷亂而不之正也

歷有小歷有大歷唐曹士蔿七曜符天歷一云合元萬分歷本天竺歷法以顯慶五年庚申為歷元雨水為歲首世謂之小歷行于民間石晉調元歷用之後周王朴校定大歷削去符天之學為欽天歷

劉貺曰歷動而右移律動而左轉

劉洪曰歷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李文簡以為

至論若璩按李燾傳乾道四年新歷成燾引劉洪此論於疏乞申飭歷官討論

蓂莢謂之歷草田俅子曰堯為天子蓂莢生於庭為帝成歷而大戴明堂篇謂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唐律賦有朱草合朔古有云

梧桐不生則九州異注謂一葉為一月有閏十三葉平園閏月表用梧桐之葉十三若璩按平園周必大號

納甲之法朱文公謂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參同契借以寓行持進退之候虞翻云日

月垂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晦夕朔旦坎象水流戊日中離象火就已虞與魏伯陽皆會稽人其傳盖有所自漢上朱氏云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已艮納丙兌納丁庚戊丙三者得於乾辛已丁三者得於坤始於甲乙終於壬癸而天地五十五數具焉又有九天九地之數

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自甲至壬其數九故曰九天自乙至癸其數九故曰九地九天九地之說者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

五運六氣一歲五行主運各七十二日少陰君火太陰溼土少陽相火陽明燥金太陽寒水厥陰風木而火獨有二天以六為節故氣以六期為一備地以五為制故運以五歲為一周左氏載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即素問五六之數易洪範月令其致一

也楊退脩謂五運六氣通之者唯王砅然遷變行度莫知其始終次序程子曰氣運之說堯舜時十日一雨五日一風始用得

朱文公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又謂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龍與牛為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雞為鳥屬而反居西又舛之甚者韓文考異毛頴傳封卯地謂十二物未見所從來愚按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午為馬之證也季

冬出土牛丑為牛之證也蔡邕月令論云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義云雞為木羊為火牛為土犬為金豕為水但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為馬酉為雞不可一定也十二物見論衡物勢篇若璩按獨不及辰之禽龍說文亦謂巳為蛇象形

自帝堯元年甲辰至宋德祐丙子若璩按瀛國公在位二年凡三千六百三十三年帝堯而上六閼逢無紀致堂云有書

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矣廣雅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蓋茫誕之說劉道原疑年譜謂大庭至無懷氏無年而有總數堯舜之年衆說不同三統歷次夏商西周與汲冢紀年及商歷差異況開闢之初乎王質景文云渾淪以前其略見於釋氏之長含經開闢以後其詳見於邵氏之皇極經世以十一星行歷推人命貴賤始於唐貞元初都利術士李彌乾聿斯經本梵書程子謂三命是律五星是歷晁氏謂

泠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五星之術其來尚矣

定之方中公劉之詩擇地之法也我辰安在論命之說也傳云不利子商則見姓之有五音詩吉日維戊庚午則見支幹之有吉凶

五代史馬重績傳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攷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臺奏漏

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為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為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四刻十分為正前十分四刻為正後二十分中心為時正上古以來皆依此法歐陽公作史於六十分之上闕八刻二字不若會要之明白若璩按五代史記馬重績傳正有八刻二字則王氏所見本不如今本矣

數術記遺云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捐悶與四維甄鸞注藝經曰捐悶者周公作先布本位以十二時相

從徐援稱捐悶是竒兩之術御覽引藝經作悁悶三不能比兩者孔子所造布十干於其方戊已在西南四維東萊子所造布十二時四維

桓譚新論曰老子謂之玄揚子謂之太玄石林謂太玄皆老子緒餘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之為九故九而九之為八十一章太玄以一玄為三方自是為九而積之為八十一首金樓子云楊雄有太玄經揚泉有太元經

潛虛心學也以元為首心法也人心其神乎潛天而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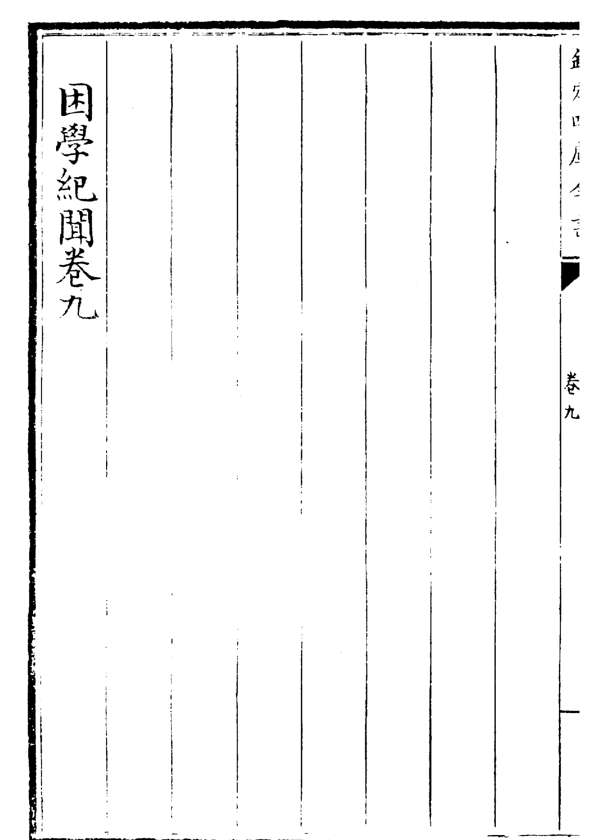
潛地而地温公之學子雲之學也先天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豈惟先天哉連山始艮終而始也歸藏先坤闔而闢也易之乾太極之動也玄之中一陽之初也皆心之體一心正而萬事正謹始之義在其中矣邵子曰玄其見天地之心乎愚於虚亦云虚之元即乾坤之元即春秋之元一心法之妙也張文饒衍義以養氣釋元似未盡本旨

管子幼官篇冬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子十二中

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静十二大寒之陰若璩按有十二大注云陰陽之數日辰之名盤洲按盤洲洪适號寒終何不宜漏於閏十一月用中榆立閏蓋出於此

國史志云歷為算本治歷之善積算遠其驗難而差遲治歷之不善積算近其驗易而差亦速

歷元始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豳詩於十月曰為改歲周以十一月為正蓋本此曰為改歲用周正何以卒歲乃夏正



困學紀聞卷九

困學紀聞卷十

宋 王應麟 撰

地理

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即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

鹽鐵論大夫曰鄒子推終始之運謂中國天下八十分之一名赤縣神州而分為九州絶陵陸不通乃為一州有大瀛海圜其外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

故秦欲達九州方瀛海朝萬國文學曰鄒衍怪說熒惑諸侯秦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愚謂秦皇窮兵胡粵流毒天下鄒衍迂誕之說實啓之異端之害如此

管子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

而蓨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此即漢志所謂繫水土之風氣也杜牧亦云山東之地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

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釃二渠以引其河一貝丘一漯川李垂導河書曰東為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北出貝

丘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葢獨漯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晁補之河議曰二渠於禹貢無見若璩按兖州之漯即禹廝二渠之一渠禹時河入海葢在碣石地理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計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而河入勃海葢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時河入勃海何哉若璩按齊都賦海旁出為勃不獨今天津衛之海名勃碣石之海亦名勃或曰抑别有證乎余曰莫妙于太史公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班固增其文曰尾沒于勃海碣

石益明顯矣

蔡氏禹貢傳曰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此以唐之州縣言若本朝輿地當云今熙州渭源堡又曰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按九域志建隆三年秦州置大潭縣熙寧七年以大潭隸岷州今為西和州當云今西和州大潭縣朱文公詩傳曰秦德公徙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按輿地廣記鳳翔府天興縣故雍縣秦德公所

都也興平乃章邯爲雍王所都之廢丘也當云雍今鳳翔府天興縣

呂氏春秋禹南至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此屈子遠遊所謂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

朱文公謂漢之尋陽縣在江北今之江州非古九江地其說明矣然漢柴桑縣屬豫章郡而莽以豫章郡爲九江柴桑縣爲九江亭則九江之名其誤久矣以九

江為洞庭本於水經而胡鼂曾氏因之

國語注姑蔑今太湖當作大末甬句東今句章東海口外洲當作浹口盖傳寫之誤唐盧潘引地理志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今漢志云蠻夷中

戰國策田單為棧道木閣迎齊王與后於城陽山中非但蜀有棧閣也若璩按淮南本經訓延樓棧道即宮室亦有之

楚北有甘魚之口鮑氏注疑為濟陰高魚非也左氏昭十三年傳次于魚陂注云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

大事記解題沈黎郡汶山郡地理志不載按輿地廣記漢武帝置郡既而罷之愚按黄霸傳入穀沈黎郡後漢莋都夷傳武帝所開以為莋都縣元鼎六年以為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冄駹夷傳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三年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宣帝紀地節三年十二月省汶山郡并蜀

荀卿為蘭陵令縣在漢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誠齋延陵懐古有蘭陵令一章盖誤以南蘭陵為楚之蘭陵也古靈（若璩按古靈陳襄號）詩亦誤（若璩按魏地形志蘭陵郡蘭陵縣有荀卿冢與史記卒因葬蘭陵合）

文中子父曰銅川府君（隆為銅川令）阮氏注上黨有銅鞮縣龔氏注隋初置銅川縣今忻州秀容是愚考隋地理志定襄（若璩按當作樓煩始統秀容）郡秀容縣開皇初置新興郡銅川縣十八年置忻州龔注是也（若璩按龔氏名鼎臣明道間人）

中説同州府君龔氏本作司州注云宋武置司州於虎牢西魏始改華州為同

子夏居西河在汾州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若璩按宋史地理志汾州治西河縣即今更名汾陽縣非古子夏設教地也詳見余慱湖掌録

漢地理志言風俗多取太史公貨殖傳然太史公語尤奇峻可以參觀

地理志禹貢桐柏大復山在平氏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若璩按陵似當作浦入海禹貢集解云淮陵晉猶存不

知何代廢省今其地當在楚州界愚攷宋州郡志淮陵郡本淮陵縣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晉永寧元年為淮陵國輿地廣記泗州招信縣本淮陵縣漢屬臨淮郡宋曰睢陵置濟陰郡今按漢晉有淮陵睢陵二縣宋濟陰郡有睢陵縣而淮陵郡無淮陵縣盖宋之睢陵即漢之淮陵也廣記漢睢陵故城在淮陽軍下邳縣寰宇記古淮陵城在招信縣西北二十五里然則禹貢解以淮陵在楚州非也

志謂齊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

履天下臨淄有服官說苑墨子曰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齊俗之侈蓋自景公始

琅邪郡靈門縣壺山浯水所出音吾元次山名浯溪亦有所本非自造此字也

溝洫志史起引漳水溉鄴出呂氏春秋先識覽以賢令為聖令舃鹵為斥鹵若璩按河渠書以引漳水溉鄴為西門豹余謂西門豹當魏文侯時史起當襄王時皆為鄴令皆鑿十二渠利民故左思魏都賦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括地志亦云

爾

史記貨殖傳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正義云地理志宛西通武關而無鄖關鄖當為洵洵水上有關在金州洵陽縣愚按漢志漢中郡長利縣有鄖關長利今商州上津縣武關在商洛縣正義失之

古公事獯鬻而商不與晉拜戎不暇而周不知封建之效也唐以幽鎮扞契丹及幽鎮亡而契丹之患始熾方鎮之效也郡縣削弱則夷狄之禍烈矣

九域志滄州有漢武臺唐太宗紀貞觀十九年伐高麗班師次漢武臺刻石紀功臺餘基三成燕齊之士為漢武求仙之處

李太白蜀道難云蠶叢及魚鳬開國何茫然爾来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其說本揚雄蜀記愚謂岷嶓載于禹貢庸蜀見于牧誓非至秦始通也

水經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通典謂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

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撰者名氏不知何代之書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則狄縣安帝更名荷水過湖陸則湖陵縣章帝更名汾水過永安則彘縣順帝更名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愚按經云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諸葛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若璩按王褘水經序於立魏興郡下有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託孤於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為也一段似王氏原文為今刊本鈔本所遺殊可惜特補於此又云改信

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然則非後漢人所撰隋志云郭璞注而不著撰人舊唐志云郭璞撰愚謂所載及魏晉疑出於璞也新唐志始以為桑欽而又云一作郭璞撰蓋疑之也經云河水又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也乃後魏所置其酈氏附益歟按前漢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意者欽為此書而後人附益如山海經禹益所記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

神農所述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兼天下皆非本文顔之推嘗論之矣通典又謂景純注解疎畧多迂怪今郭注不傳若璩按漢地理志班固自注引桑欽言者七是欽通地理學有撰著故後人以水經歸之與至作郭璞撰可一言以折曰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八此豈經出璞手哉

三輔黄圖所載靈金内府及天禄閣青藜杖皆王嘉拾遺記譎誕之說程泰之謂黄圖盖唐人增續成之水經

注引黃圖今本所無　若璩按王氏
弟應鳳字仲儀有訂正三輔黃圖

殷芸小說云諸葛武侯躬耕於南陽南陽是襄陽墟名
非南陽郡也若璩按南陽為墟名出
異苑註杜者不甚遵之

素問云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
左溫

漢袁良碑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集古録跋謂九龍
殿名惟見於此愚按張平子東京賦曰九龍之內寔
曰嘉德注九龍本周時殿名門上有三銅柱柱有三

龍相糾繞故曰九龍嘉徳殿在九龍門内非但見於此碑也

武后在洛陽不歸長安此通鑑所載也張柬之等舉兵至后所寢長生殿又遷后於上陽宫皆在洛陽程泰之雍録乃謂長安宫殿誤矣

馮衍賦云皐陶釣於雷澤兮頼虞舜而後親未詳所出水經注引墨子曰舜漁濩澤令墨子尚賢篇曰舜漁雷澤蕘得之服澤之陽服字疑即濩字

漢王嘉傳為南陵丞顔注南陵縣名屬宣城按漢無宣

城郡南陵縣宣城縣屬丹陽郡南陵屬京兆文帝七年置顔

注不攷地理志何邪

禹貢冀州治梁及岐先儒皆以為雍州之山晁氏謂冀

州之吕梁狐岐山也蔡氏集傳從之朱文公曰梁山證據不甚明白

若璩按朱子不甚分明之言最精

賈誼書曰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備山東

諸侯也武關在商州商洛以限南諸侯函谷在陜州

靈寳以限北諸侯臨晉在同州朝邑以限東諸侯

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其詞奇麗超絶翰墨畦逕可以諷誦明遠妹令暉有文才能詩見鍾嶸詩品大雷在舒州望江縣水經注所謂大雷口也晉有大雷戍陳置大雷郡庾亮報温嶠書無過雷池一步積雨為池謂之雷池東入于江為大雷口元和郡縣志云

余仕于吳郡若璩按仕吳郡乃淳祐登第初差監平江百萬東倉也嘗見長洲宰

其圍扁曰茂苑蓋取諸吴都賦余曰長洲非此地也問其故余曰吴王濞都廣陵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吴王濞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故枚乘説吴王云長洲之苑服虔以為吴苑韋昭以為長洲在吴東蓋謂廣陵之吴也曰宅有所據乎曰隋虞綽撰長洲玉鏡蓋煬帝在江都按時贈諸葛潁亦有參翰長洲苑之句所作也長洲之名縣始於唐武后時元和郡縣志苑在長洲縣西南七十里未足據也當從郡國志若璩按萬歲通天元年析吴縣置長洲蓋取越絶書走犬長洲以名亦非無其地

殺胡林在欒城縣唐屬趙州後屬真定府紀異錄云林內射殺孤因以名之續通典云唐天后時襲突厥犀胡死於此故以名之

隋牛弘封奇章公僧孺其後也奇章巴州之縣梁普通六年置取縣東八里奇章山為名隋唐志通典九域志輿地廣記皆云其章誤也續通典作奇章

諸子

漢志曾子十八篇今世所傳視漢亡八篇矣十篇見於大戴禮景迂云世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朱文

公云所記雖或甚疎亦必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太史公序歷書曰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翲忽出曾子天圓章曾子云其間不容髮

通鑑載子思言茍變於衛侯在安王二十五年大事記云去孔子沒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是時尚存薛常州亦云子思之年毋乃過於壽考乎若璩按言茍變事出孔叢子自不足信

家語茍子謂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攲器焉韓詩外

傳說苑皆云觀於周廟有攲器焉晉杜預傳云周廟攲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當以周廟為是若璩按南史祖冲之傳亦云造攲器獻竟陵王子良與周廟不異

皇覽記陰謀黄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誡可得聞乎尚父曰黄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揺揺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按漢藝文志道家有黄帝銘六篇蔡邕銘論黄帝有巾机之法皇覽撰集於魏文帝時漢七畧之書猶存金人

銘蓋六篇之一也

胡文定銘龜山楊公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韓詩外傳云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孔子下步姑布子卿曰羸乎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曰丘何敢乎子貢曰何足辭也子曰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

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為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文定

蓋用此以比二程

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

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

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為正

荀卿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陳仲子猶

可議直哉史魚以為盜名可乎非十二子史鰌與子

思孟軻皆在焉豈有法仲尼而非三子者乎

楚辭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曰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僬僬受人之掝掝者哉荀卿適楚在屈原後豈用楚辭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案僬僬元板本作潐潐

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獨不知李斯韓非乎

成相曰禹傅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皐陶橫

草直成為輔注云横草直成未聞韓侍郎云此論益臯陶之功横而不順者草之直者成之也愚嘗攷吕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真窺横草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陶即臯陶也化益即伯益也真窺即直成也真與直字相類横草即横草也皆禹輔佐之名之交未詳世本化益作井宋衷云伯益

王霸篇罕牢天下而制之馬融傳注作臯牢猶牢籠也

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倞注云以

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此莊子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荀子曰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阿房宮賦之語本此

勸學篇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聖心循焉作備焉玉在山而木潤作草木潤君子如嚮矣作知嚮矣賦篇請占之五泰作五帝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餘不勝紀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栞熙寧舊本亦未為善當娭詳攷　五泰注云五泰五帝也監本改

為五帝而刪注文

河間獻王之言惟見於說苑謂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又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

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又曰
湯稱學聖王之道譬如日焉静居獨思譬如火焉夫
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
見小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又曰管
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禮義所
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
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國之本也司馬
公為獻王贊謂用其德施其志帝王之治復還其必

賢於文景遠矣若璩按欲以河間獻王德代杜子春祀兩廡以有功周禮為最先朱子云胡氏言使河間獻王為君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則漢治必盛其謂如此差除那裏得來河間獻王之言亦見春秋繁露謂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言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

法言序舊在卷後司馬公集注始寘之篇首詩書之序亦然

老泉太玄論曰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揚雄之法

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東坡亦謂太玄法言雕蟲而變其音節謂之經可乎

法言末篇稱漢公斯言之玷過於美新矣司馬公雖曲為之辯然不能滌莽大夫之羞也

五兩之綸半通之銅注云半通闕今按仲長統昌言曰身無半通青綸之命

注十三州志曰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印半通半章也

美靈根閉朋牖太玄之心學也

中說前述云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按唐會要武德元年五月改隋大興殿為太極殿隋無此名

詩失於齊魯當從龔氏本云論失於齊魯謂論語也上文已言齊韓毛鄭詩之末也不當重出

封禪秦漢之侈心此河汾篤論也房魏學于河汾而議封禪之禮不以為非安在其為守師說乎梁有許懋而唐無人焉曾謂房魏不如懋乎

龔氏注中說引古語云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愚按楚辭橘頌云閉心自謹終不過失兮王逸注閉心捐欲也

中說於文取陸機於史取陳壽自魏晉而下言之也記註興而史道誣矣註當作注記注謂漢晉以後起居注之類虛美隱惡史無直筆故曰誣阮逸謂若裴松之注三國志恐非

張玄素問禮注云史傳未見玄素蒲州人唐書有傳注

以為未見非也

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此叔恬之言也元魏之君

唯稱孝文然治家無法佳兵不已再傳而遂亂安在其黎民懷之也

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龔氏本云子遊黃頰之谷遂至白牛之溪注云王績嘗題詩黃頰山壁

愚按負苓者傳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當從龔本

仲長子光中説稱之王無功為傳云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以自喻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又為祭文云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靡悔藏用以密

養正以蒙不見其始孰知其終

無功荅馮子華書曰吾家三兒生於隋末傷世擾亂有

道無位作汾亭之操蓋孔氏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

其調頗謂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

品相得又曰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

曠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

人姚義常謂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

溟高深極矣可附中詵注

李百藥曰分四聲八病按詩苑類格沈約曰詩病有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通

杜淹文中子世家二子長福郊少福時龔氏本載前述長子福奬劉禹錫撰王質碑云文中子生福祚福祚生勉勉生怡怡生潛質潛之季子為諫議大夫給事中終宣歙觀察使唐書有傳福時之子見於文藝傳

者勔勴勅助劼勸太原府君召三子而教焉龔氏注云文中子三子福奬福祚福時

福奬疑即福郊也書此以補世家之闕

王無功遊北山賦序云余周人也本家于祁永嘉之際扈遷江左地實儒素人多高烈穆公銜建元之恥歸于洛陽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始則晉陽之開國終乃安康之受田其賦云白牛溪裏岡巒四峙信兹山之奥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地張超成市察俗删詩依經正史組帶青衿鏘鏘儗儗階庭禮樂生

徒杞梓山似尼丘泉疑泗涘又注云此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河南董恒南陽程元中山賈瓊河南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彦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稱為俊穎而姚義慷慨同儕方之仲由薛收以理達方莊周門人多至公輔而文中之道未行然無功不及房杜魏何哉鄭毅夫論中說之妄謂李德林卒於開皇十二年通時年八九歲未有門人而有德林請見歸而有憂色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關子明太和中

見魏孝文如存于開皇間亦一百二三十歲矣而有
問禮於子明是二者其妄不疑晁氏讀書志謂薛道
衡仁壽二年出襄州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其書有
内史薛公見子於長安用此推之則以房杜為門人
抑又可知也
世説其言清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説其言閎以實
有天下將治之象
張巨山讀管子曰讀心術白心内業諸篇知其功業之

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書多古字如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況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謂管仲為兄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為澤恩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愚謂管子乃尹知章注今本云房乔齡非也若璩按張巨山名嵲襄陽人官敷文閣待制見宋史列傳第二百四文苑七

地員篇云管仲之正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瀆田悉

從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手實之名始見於此呂惠卿因以行手實之法蘓文忠論管仲之無後利不可與民爭也盖有激云

傅子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古史謂多申韓之言以智欺其民以術傾鄰國有不貲之寶石璧菁茅之謀使管仲信然何以霸哉

管仲曰決獄折中臣不如賔胥無請立為大理呂氏春秋云臣不若弦章按說苑弦章在景公時當以管子

為正

黃帝六相一曰蚩尤通鑑外紀改為風后

弟子職漢志附于孝經朱子謂疑是作內政時士之子

常為士因作此以教之若璩按馬公驌以為蓋古塾師教條管子之作內政用以教士之子者爾

晁景迂云王弼注老子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

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

傅奕能辯之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司馬公謂不遠而復不離於德可以修身朱文公謂能嗇則不遠而復重積德者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王弼注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為復

方伯蓍文公高弟也其言曰老子之言盖有所激者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為申韓慘刻原於道德亦過矣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立志堅決吾亦有

取焉似與師說背馳若璩按何屺瞻曰朱子與黃直卿手畢云伯謩不幸未去時亦安靜明了但可惜後來一向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據此則方之所造可見其安靜明了或得之二氏者也王氏以為高弟蓋據陸放翁所作墓誌而云此條議論亦具載墓誌中伯謩名士龢一名伯休莆陽人

生之徒十有三韓非解老云四肢與九竅

首章以有無字下斷句自王介甫始朱文公謂名可名有名無名皆一義常無欲是說無欲

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有天下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湯武之征伐非利天下也無利天下之心而

與天下同其利然後可以得天下

谷神一章養生者宗焉春秋繁露謂養生之大者在愛氣閑欲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内充董子亦有得於此

文子者老子弟子也序曰亦曰計然姓辛名研字文子 其書稱平王問道老子與孔子同時又云范蠡師之去平王之時遠矣序謂周平王時人非也 其言曰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荀子取之譬若積

薪燎後者處上汲黯取之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明德后取之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魏相取之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董仲舒取之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班固杜甫韓愈取之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孫思邈取之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陸抗取之欲治之主不世出王吉取之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解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

寡失枚乘取之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鄭昌取之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班固刑法志取之人之將疾必先厭魚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越絶劉子取之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貍何休注公羊取之又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狡兎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

皆見此書其見於列莊淮南子者不可縷數

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

汲長孺學黃老言故用文子之語顏注云積薪之言出曾子當攷

戰國策云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孔叢子云老萊子謂子思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終以不弊

漢藝文志老萊子與孔子同時若璩按史記老子傳亦云爾當從

國策

壺丘子林列子之師也呂氏春秋云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然則與子產同時

列子以仕衛為嫁於衛從一而終之死靡他是之謂正

列子言西方之聖人西極之化人佛已聞於中國矣

狐父之盜史記正義括地志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東南三十里

東坡欲去莊子盜跖漁父篇而邵子觀物外篇謂盜跖

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亦不可強

五峯云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取其大畧不為無益若篤行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其中無真實妙義不可推而行也愚謂此讀莊子之法伊川一生不曾看莊列

韓詩外傳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不審主君所讀何書也與莊子同而小異漢古今人表作輪邊

大宗師曰道可傳而不可受屈子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傳敢問其所以異曰莊子所謂傳傳以心也屈子所謂受受以心也目擊而存不言而喻耳受而口傳之離道遠矣

朱文公謂庚桑楚一篇皆是禪

天運篇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

能嚕子又何規老朋哉太平御覽引莊子曰云云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意如飛鴻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為鉤繳以投之吾今見龍云云佘口張不能噏舌出不能縮又何規哉與今本異

初寮若璩按初寮王安中號謂莊子之言風其辭若與風俱鳴於衆竅掩卷而坐猶覺翏翏之逼耳

齊物論女以妄聽之奚張文潛銘商瑶曰造物則奚句法本此

飾小說以干縣令疏云縣高也謂求高名令聞有進士程文用

此犯聖祖名

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列子釋文公孫龍字子秉秉謂公孫龍也

魯雞固能矣注云大雞也今蜀雞爾雅雞大者蜀韓文公守戒曰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是以蜀雞為小也未詳若璩按昌黎熟于莊蜀本越字

荆公曰古之善事親者非事其親之謂也事其心而已

矣事其心出人間世

呂吉甫曰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盖

孔氏與老氏同生於衰周莊子與孟子俱遊於梁惠

其書之言未嘗相及以此而已

以恬養知者主静而識益明以知養恬者致知而本益

固

向秀注莊子而郭象竊之郗紹作晉中興書而何法盛

竊之二事相類

文離疏鼓筴播精文選注作播糈

郭象注曰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李太白云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其語本此注

又曰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邯鄲枕南柯守之說皆原此意幽求子曰當其夢時覩山念木或志在舟楫因舟念水因水念魚東坡夢齋銘意出於此

莊子稱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則滑釐墨者也史記儒林傳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豈滑釐逃儒而入於墨亦若吳起之言兵歟說苑載禽滑釐問墨子

庖丁解牛行其所無事也管子云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間也賈誼疏云解十二牛胡子知言云一目全牛萬隙開橫渠詩語也

王坦之著廢莊論而其論多用莊語胡文定春秋綱領

有取於莊子之言其可廢乎

豫且事有二說苑吴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張平子東京賦所謂白龍魚服見困豫且者也史記龜筴傳褚先生曰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莊子所謂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者也

郭象注云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臟矣韓文公聽頴師琴詩無以冰炭置我腸本於此

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是非毁譽一付於物而我無與焉則物論齊矣邵子詩謂齊物到頭爭恐誤張文潛曰莊周患夫彼是之無窮而物論之不齊也而託之於天籟其言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此言自以為至矣而周固自未離夫萬之一也曷足以為是非之定哉雖然如周者亦畧稅駕矣

莊子逸篇

陸德明序錄曰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弘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閼奕意修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二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

杜弼注莊子惠施篇今無此篇亦逸篇也弘致元板作私致意修之首作意修之旨

閼奕之隷與殷翼之孫遏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髙四見列星司馬彪曰元天山名

游梟問雄黄曰今逐疫出魅撃鼓呼噪何也雄黄曰黔首多疾黄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藏夫撃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知

以為魅祟也

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

不如童子也

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

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

空閱一作門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馬彪曰門戶

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

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曰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

庚市子肩之毀王也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為武

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為鳳鳳之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上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為寶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起以飼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按居上元刻板作居止

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而舜師之

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嗽不義之水

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觚竈額也

羊溝之雞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羊溝鬭雞處株魁帥也雞畏狸也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為見鳳凰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

豫樟初生可抓而絶

鵲上高城之埦而巢於高楡之顛城壞巢折淩風而起

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

金鐵蒙以大緤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

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口窮蹄其鼻空大其服博其踶流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麃與而牛舍

青鵻愛子忘親司馬彪曰鵻鳥專愛其子而忘其母也

聲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而不善子一足而趍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矣

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行

道未半而以其尊顛也尊酒

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得頭

羌人死燔而揚其灰

子張見魯哀公不禮士也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之禮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室彫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不好士

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流脈並作則為驚怖陽氣獨上則為癲病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鵠而不見鶴以五鈞射者見鶴而不見雀

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喻聖主之法明姧至不敢蹈也

趙簡子出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使無驚吾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吾先君伐衛克曹退為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今一朝

田而曰必為我殺人是虎狼殺人故將救之簡子愀焉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還車輟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

梁君出獵見白鴈羣集梁君下車彀弩一作弓欲射之道有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一齊作宋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

曰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為有德於天而惠施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人獵皆得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一作肉學而不行命之曰輒囊甎繫者也一作撮

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為傷壽故不食之

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歎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堮勒石凡千八百餘處

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兎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二旬而葉成 鷂為鸇鸇為布穀布穀為鷂此物變也

盧敖見若士深目鳶肩

禮若亢鋸之柄亢舉也禮有所斷割猶舉鋸之柄以斷物也

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弃之已母曰吾聞

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紝必有淫泆之行

好學爲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若璩按余孫名學翼取此

漢七畧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

今皆亡傳莊子逸篇十有九淮南鴻烈多襲其語唐世司馬彪注猶存後漢書文選世説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閒見之斷圭碎璧亦足為篋櫝之珍博識君子或有取焉若璩按漢嚴遵老子指歸引莊子甚多皆不見今莊子書其為逸篇可知備載之以補王氏之漏焉　任車未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剖也一指麾之及其為飛鴻也奮翼淩雲矰繳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纆制之及其為壯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犀獸食牛馬斂戟不能難也故湩滴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為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　我之所以為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為身者非身身之所以為身者以我存也而

我之所以為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　道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于不始生生于不生存存于不存亡亡于不亡　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借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姦宄之路啓分別同異是非之變衆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遂佊彫琢文彩奇變異怪以褒有德以别尊卑巧故滋起俊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刑嚴斷肌膚斷四支疏遠不隱親近不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盜賊愈多　夫饑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死胸中有瘕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剥也蚤蚉著面不可射也蟣蝨著身不可斫也　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

莫之能明　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　夫嬰兒未知而忠信于仇讐及其壯大有識欺紿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窮谿之獸不避兕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

太平御覽引蘓子曰蘭以芳自燒膏以明自煔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蘓秦能為此言而不能保其身漢書楚老父之言本於此文子引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毁膏燭以明自煎

尸子曰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也又曰蒲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漢書稱孝已莊子稱蒲衣子其事見此太子

晉事見周書

鄒陽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尸子謂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尸子曰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畒與四海俱有其利雷澤也旱則為耕者鑿瀆狩則為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文心雕龍舜之祠田云荷此耒耜耕彼南畒四海俱有謂之祠田豈他有所据乎按狩元板作儉

程子見家語子華子見莊子近有子華子之書謂程本字子華即孔子傾蓋而語者後序謂鬼谷子之師水心銘鞏仲至所謂程子即此書也朱文公謂詞艱而理淺近世巧於模擬者所為決非先秦古書

韓子内儲説謂叔向讒萇弘按左傳哀三年周人殺萇弘叔向之沒久矣

韓子曰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以商鞅之法為殷法又託於仲

尼法家侮聖言至此

五蠹曰周去秦為從朞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按史記赧王倍秦與諸侯約從衛為衡之事未詳

說疑曰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崇侯優施事甚著古今人表桀時有雅侈餘皆闕呂氏春秋云夏桀染於羊辛岐踵戎殷紂染於崇侯

惡來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古今人表桀時有干辛榮夷終即榮夷公虢公鼓即虢石父墨子云夏桀染於干辛推哆

韓子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愚按史記商君傳不言燔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之無異也

又云吳起教楚悼王損不急之枝官注謂非要急若樹

之枝也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為政者亦損其閑宂宋景文詩何言漢樸學正似楚枝官枝官二字前未有用者

又云儒服帶劒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愚謂堅白公孫龍之言也無厚鄧析之言也

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賁諸呂太史西漢手筆曰利之所激深宮之女皆儀秦也文法本此

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後魏崔浩謂王猛之經

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筆墨畦逕皆有自來

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劉夢得用此語恃字作俟距羼之費金璧西門豹之納璽戰國之時官邪賂章毀譽決於左右之口於此可見若阿即墨之斷者幾何人哉趙之郭開齊之后勝皆受秦間金魏信陵之以毀廢亦以萬金為間三國遂墟矣

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此名言也鄭長者之書見漢藝文志若璩按人主二句見韓非子為齊宣王之語宣王聞之鄭長者有言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方為長者語王氏漢藝文志殊證却合

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斯言不可以辟非廢若璩按韓謂搖木者拊其本張網者引其綱

韓子謂趙襄子賞有功者五人高赫若璩按史記作共呂氏春秋作赦淮南人間訓與韓子同為賞首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

其妄然傳記若此者衆說苑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甯子曰楚平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負客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城濮在楚成王時以爲平王謬矣甯子甯越又曰晉平公好樂多賦歛治城郭有咎犯者見門大夫以樂見平公内之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又曰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又曰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上書求

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按犯建子推息四人事蹟皆在前劉子政博極羣書何述紀之誤也新序楚共王逐申侯晉文公遇欒武子葉公諸梁閼樂王鮒皆不同時

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戰國策云延陵王誤也鮑氏改王為君亦未之攷

韓子云吳起欲攻秦小亭置一石赤菽東門外令人能徙此於西門外者賜之上田宅人爭徙之乃下令曰

明日攻秦能先登者仕之大夫賜之上田宅於是攻之一朝而拔呂氏春秋云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則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愚按商鞅入秦在吳起死後二十一年徙木予金其祖吳起之遺智歟按亦

救元叔作赤黍

說文古者宿沙初作煑海鹽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使漁于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一魚焉又曰宿沙瞿子善煑鹽使煑漬沙雖十宿沙不能得也

鶡冠子博選篇用戰國策郭隗之言王鈇篇用齊語管子之言不但用賈生服賦而已柳子之辯其知言哉

戰國策鄭璞之說亦見尹文子

諺云不聰不明不能為王不瞽不聾不能為公見慎子

吳子曰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柳子佩韋賦桑弘和而却武兮淪宗覆而國擧桑謂承桑氏也一本改桑爲乘誤

程子曰韓信多多益辦是分數明按孫子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杜牧注謂韓信多多益辦

漢景帝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本李克對魏文

侯之言見說苑

藝文志儒家李克七篇

韓子謂鍾鼎之銘皆番吾之跡華山之博也蔡邕謂唯郭有道無愧昌黎猶不免諛白樂天立碑詩曰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若璩按番音婆番吾趙地名漢為蒲吾縣今之平山縣也李吉甫言周武帝時除天下碑唯林宗碑詔特留

鬼谷子午合篇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呂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孫子用間篇當參攷伊呂聖人之耦豈詭遇求獲者此戰國辯士之誣聖賢也伊尹三聘而起太公辟紂海濱當取信於孟子若璩按

王氏竟忘伊
尹事出孟子

尹知章序鬼谷子曰蘇秦張儀往事之受捭闔之術十有二章復受轉丸胠篋三章然秦儀用之裁得温言酒食貨財之賜秦也儀也知道未足行復往見具言所受於師行之少有口吻之驗耳未有傾河填海移山之力豈可更聞至要使弟子深見其闔與乎先生曰為子陳言至道齊戒擇日而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顔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文心雕龍云轉丸

聘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程子曰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然後捭闔捭闔既動然後用鉤鉗

蒯通善為長短説主父偃學長短從横術邉通學短長

史記索隱云戰國策亦名長短書

鬻熊為周文王師著書二十二篇諸子之最先者今存十四篇列子天瑞篇引運轉無已天地密移力命篇引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賈誼書引文王武王成王問皆今書所無

呂氏春秋曰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朱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荀子曰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墨子有見於齊兼愛也陽朱貴己為我也呂氏以孔子列於老氏之後泰無儒故也

迂齋云梓人傳規模從呂氏春秋來愚按呂氏分職篇云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

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為宫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宫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宫室哉巧匠為宫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也巧匠之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宫室也柳子立意本於此

劉向論起昌陵疏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本於呂氏春秋

說苑晉太史屠餘見晉平公之驕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愚謂平公後三年晉未亡也是時兩周未分亦無周威公呂氏春秋晉太史屠黍見晉公之驕高誘注以為晉出公當從呂覽然晉政在大夫久矣非以驕亡也屠黍不可謂知幾

孔叢子公孫龍臧三耳呂氏春秋作藏三牙

賈誼疏壹動而五業附新書云五美附見五美篇業字當作

美

六韜曰冠雖弊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賈誼之言本此韓非子亦云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顔注此語見六韜主上之操也語出尉繚子

淮南詮言訓曰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榖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張夫人諫苻堅之言本於此

賈誼書云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煴物時孰吳丰南謂漢郊祀歌后土富媼昭明三光媪當作

煴

鹽鐵論文學曰臧文仲治魯勝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況民盜乎文仲子貢不同時斯言誤矣

仲長子昌言曰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此寒暑之方驗於人也均之蠶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溫而飽之則引日少此寒溫饑飽之為修短驗於物者也

論養生者盍於此觀之韓子蒼醫說用此意物理論曰道家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醫家則尚溫以血脉以煖通 若璩按暑氣多夭寒氣多壽出淮南墬形訓

淮南子曰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為別其時異也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蝯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亦見文子此柳子種樹傳之意

文子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注云蘢聾無耳淮南子曰狂馬不觸木猘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

況人乎又曰馬聾蟲也注云喻無知孝皇問王季海曰聾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山海經龍聽以角不以耳山海經檢此語未見

若璩按季海名淮金華人孝宗朝丞相

傅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伊川謂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

抱朴子論仙篇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録仲舒儒者豈肯為方士家録蓋依託也

又按漢禁中起居注即西京雜記所謂葛洪家有漢武

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通典云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荀悅申鑒曰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書焉若璩按隋經籍志謂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

祛惑篇有古強者云孔子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絶鐵擿三折今乃大悟史記世家韋編三絶鐵擿見於此擿一作擿此方士寓言也

魏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畧之說言三畧者始見於此（漢光武詔引黃石公記未有三畧之名）含神霧云風后為黃帝師又為禹師化為老子授張良書今有素書六篇謂黃石公圯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畧為是荆公詩云素書一卷天與之

太平御覽引鄒子曰朱買臣孜孜修學不知雨之流粟此鄒子之書非戰國之鄒子也

愼子曰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

肖之禮見初學記曲禮曰禮從宜使從俗言事不可常也

謂禮從俗則非

尸子曰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已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愚謂為邦必放鄭聲此孔子之言也豈有抱鐘而朝之言哉

程子謂未有心蠹而能用管仲者於鄭簡公亦云

論衡蓋蔡中郎所祕玩而劉氏史通譏之曰充自紀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名教之罪人也葛文康公（若璩按文康名勝仲字魯卿丹陽人見文苑傳）亦曰充刺孟子猶之可也至詆訾孔子以繫而不食之言為鄙以從佛肸公山之召為濁又非其詭駁舊館而惜車於鯉又謂道不行於中國豈能行於九夷若

充者豈足以語聖人之趣哉即二說觀之此書非小疵也呂南公謂充飾小辯以驚俗蔡邕欲獨傳之何其謬哉

家語問舜冠謂魯哀公問於孔子尚書大傳以為成王問周公

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餘糧宿諸畮首（餘糧棲畮本於此）

劉邵人物志曰易以感為德以謙為道老子以無為德

以虛為道愚謂咸言虛而不言無與老氏異

宋咸注法言云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亦不常絶

或問賢曰顔淵黙婁四皓韋玄成王介甫曰出乎顔淵則聖人矣出乎韋玄成則衆人矣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此韓非語也余襄公謹箴用之

杜牧注孫子序云孫武著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

筆其精切凡十三篇因注解之攷之史記本傳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非筆削為十三篇也何校本云注八字亦正文

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皆不曉胡明仲云荊楚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為迷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無傷吾足若璩按問楚中人亦云不識迷陽草但有一種花名刺子其抽條可食兒童呼為陽馬苿恐即迷陽草

困學紀聞卷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蘇曰柄